

# 世變、歷史與記憶

## ——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與鴉片戰爭 時期詩詞中的鎮江之戰

柯秉芳

### 提 要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軍發動揚子江戰役,攻陷鎮江,隨後直抵江寧,迫使清廷簽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戰前,黃爵滋以嚴禁鴉片名重當時;戰後,黃爵滋以失察銀庫遭到彈劾。名畫家湯貽汾為其作《如此江山圖》,描繪戰後焦山風景,陳方海題記拈出圖中隱寄“風景不殊”的感慨,或與鎮江之戰有著緊密的關聯。本文以《如此江山圖》為開展,試圖透過圖畫題詠及當代時人詩詞中對鎮江之戰的描寫,探究士人如何憑藉圖畫、詩、詞的不同特質,互文參照,形成共同的歷史記憶。除了從題詠中探掘圖畫的創作旨趣,亦從中發掘題詠者有意識地自圖畫延伸出的畫外之意;在“詩史”義理精神的闡發下,建構對陳化成以及兩江總督牛鑑、副督統海齡的褒貶形象;並藉由抒寫鎮江興亡與效仿蘇、辛體的詞作,管窺詞體創作中對“京口三山”一脈相承的書寫傳統。

**關鍵詞：**鴉片戰爭 鎮江 歷史 記憶 湯貽汾 黃爵滋

## 一、前 言

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黃爵滋與林則徐皆為禁煙名臣,戰爭期間,林則徐(1785—1850)受誣陷遭貶戍新疆;戰後,黃爵滋(1793—1853)亦遭彈劾落職。黃爵滋返回江西之後,道光二十四年(1844),與黃文涵等人同遊焦山,賦詩而返,並囑託名畫家湯貽汾(1778—1853)作《如此江山圖》,描繪戰後焦山風景。陳方海《如此江山圖記》云:

時當英夷兵闖之後,故詩外之旨,含蓄彌多。……是時海上初警,京口濱鄰,豫宜籌略,故探公憂國之意具述於篇。既而醜虜罄牙,隳突江境,陷京口,踞三山,久之乃去。夫北固帶城,巖險金焦,湧江壁立,眺重溟於闕外,鬱形勝之奧區。在昔孫盧劇賊乘亂來窺,劉宋驅之若犬羊耳。今天子有道,八表承風,西荒異類,何敢跳梁而至?始為疥癩而卒癩疽也。孰使之然哉?公今重來,故宜屢眷,風景不殊,慨其歎矣。<sup>1</sup>

文中回溯戰爭當時,英軍侵入長江,隨後攻陷鎮江的史事,並強調京口位居“天塹”的重要意義。英軍為迫使清廷妥協,以軍艦控扼長江及大運河,既可封鎖經運河前往北京的通道,亦可封鎖經揚子江通往南京的航道,徹底切斷清朝的漕運命脈。陳氏題記補充湯貽汾圖畫與黃爵滋詩中“含蓄彌多”的意外之旨,以眼前山河景象,比喻如王導等過江名士感嘆“風景不殊”的心情,<sup>2</sup>乃有異代共鳴的哀緒。

焦山位於江蘇鎮江的長江之中,與金山、北固山並稱“京口三山”。京口即

1 陳任暘:《焦山續志》,《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冊247,卷6,頁2上一下。

2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言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上,卷上之上,頁109。

鎮江古名。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軍發動揚子江戰役,攻陷鎮江,遭到城中軍民強烈抵抗,英軍死傷慘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傷亡最慘烈的一場戰役,也是最終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之戰。湯貽汾《如此江山圖》以焦山為背景,除了可將其視為投射鎮江之戰的地理空間,另一方面,焦山亦承載了歷代兵家戰爭的興亡歷史,因此更得以彰顯焦山的觀看意義。同治五年(1866),黃文涵再次為《如此江山圖》題詩時,寄託他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從焦山放舟前往雨花臺大營的事蹟;楊葆光的題詠,則寄託咸豐年間英人欲建領事館於自然庵而為定峰勸退的史事。由此可見,時至晚清焦山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軍政位置。目前,筆者根據《僊屏書屋初集年記》《焦山續志》及清人別集,約可得 54 人 117 篇《如此江山圖》題詠。而其時雖有《大雪防警圖》《焦山望海圖》等投映鴉片戰爭的畫作,然而卻未有如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般寄寓黃爵滋等人從戰前力主禁煙到戰敗遭貶的生命跌宕與愛國情志,亦未能形成像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般淵遠流長的跨時代閱讀。湯貽汾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寫意精神,借描繪山水寄託“風景不殊”的感慨,體現出隱喻畫意之中的歷史價值。

目前,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已彙整了大量與鴉片戰爭相關的詩、小說、戲曲、散文,以及為數不多的幾首詞,可見人們已開始透過不同的文學形式,表現首次面臨外敵入侵的衝擊與感觸。王飆《鴉片戰爭前後的“志士之詩”及其詩風新變》、<sup>3</sup>武衛華《從鴉片戰爭詩歌的新變看中國第一批近代詩人的心態變異》、<sup>4</sup>寧夏江《鴉片戰爭時期愛國詩潮中經世派的詩歌》<sup>5</sup>等,皆以詩史發展視角作為切入點,強調時代對詩歌的影響,視鴉片戰爭為清詩變化的轉捩點,從而可見晚清愛國詩歌、志士之詩、經世派詩歌興起的軌跡。在詞學領域,張宏生《常州派詞學理論的現實呼應——鴉片戰爭前後的愛國詞與詞境的新拓展》以詞史視角作為切入,除了梳理詞中反映英國販賣鴉片、清廷喪權辱國、歌頌

3 王飆:《鴉片戰爭前後的“志士之詩”及其詩風新變》,《文學遺產》第 2 期(1984 年),頁 81—92。

4 武衛華:《從鴉片戰爭詩歌的新變看中國第一批近代詩人的心態變異》,《齊魯學刊》第 2 期(1991 年),頁 20—25。

5 寧夏江:《鴉片戰爭時期愛國詩潮中經世派的詩歌》,《韶關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5 期(2007 年 5 月),頁 75—78。

愛國志士等詞作面向,更探討鴉片戰爭前後詩歌的轉變,以及常州詞派興起及其對當時詞體的影響。<sup>6</sup> 這些研究指出:晚清“詩史”“詞史”說的深化對於詩詞風格轉變的影響,實與鴉片戰爭爆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自孟啓稱杜甫詩歌為“詩史”以來,“以詩存史”便隨著時間日漸深化至人們的心中,作者跨越唯有史書記載歷史的可能,自覺地透過詩歌的形式,肩負起記憶歷史的責任。西方史學誕生之初,“就把歷史學視為記憶的一種形式,是爲了抵抗時間之流的磨蝕,以書寫的方式幫助人們把值得記住的事情保留下來”。<sup>7</sup> 第一次鴉片戰爭打破清朝承平百年的現況,成爲清朝盛世後的第一場對外戰爭,不但重創滿清國祚,也在人們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歷史傷痕。本文以湯貽汾《如此江山圖》與黃爵滋等人的題詠作爲開展,探討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最後之戰——鎮江之戰發生的史事,並試圖藉由時人的詩詞創作,透過“圖中焦山”與“詩中鎮江”互文參照,重塑詩歌中對鎮江之戰的記憶。諸士題詠大旨圍繞對於黃爵滋落職與戰爭失敗作爲抒發,而針對京口一地涵涉鎮江之戰的描寫雖有所見,然數量不多,因此本文並不著意僅針對圖畫題詠作爲探討,而是試圖透過與時人詩詞互文對話,建構詩歌中關於鎮江之戰的書寫面貌。

## 二、以畫爲史：圖中本事

湯貽汾《如此江山圖》的創作背景,與鴉片戰爭爆發前黃爵滋提倡禁煙,乃至戰後黃爵滋被彈劾落職有關。湯貽汾以多年好友身分爲黃氏作畫,既反映二人深厚的情誼,亦顯現湯貽汾對黃爵滋禁煙運動的認同與支持。湯貽汾《如此江山圖》秉承中國文人畫的寫意傳統,寓國家興亡於畫意之中,具有重要的“畫史”價值。

6 張宏生:《常州派詞學理論的現實呼應——鴉片戰爭前後的愛國詞與詞境的新拓展》,《江海學刊》第2期(1995年),頁175—181。

7 彭剛:《歷史記憶與歷史書寫——史學理論視野下的“記憶的轉向”》,《史學史研究》第2期(2014年),頁4。

### (一) 黃爵滋與林則徐的禁煙運動

自嘉慶五年(1800)至道光十八年(1838),鴉片輸入量由4570箱增加到40200箱,<sup>8</sup>為英國帶來了高額的利潤,但卻為中國帶來嚴重的禍害。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提出“弛禁”主張,實則保障了販食者的利益。兩年後,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主張,其《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云:

自十四年(1834)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煙。<sup>9</sup>

疏中痛陳鴉片弊端,揭示危害國本的兩大重點:一是鴉片造成大量白銀外流;二是吸食鴉片者遍布社會各階層,以致生產力萎縮,社會遭到嚴重破壞。黃爵滋認為“無吸食自無興販”,因此主張重治吸食者。道光詔下封疆大臣各具其議,朝中官員大多反對黃爵滋的主張,然而卻得林則徐大力支持,並上疏《查嚴禁鴉片章程摺》擬具章程六條,響應黃爵滋的禁煙政策,因此也加強了道光嚴禁鴉片的決心。

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隔年,將二萬餘箱鴉片當眾銷毀。<sup>10</sup>道光二十年(1840),英軍發動戰爭,攻破定海。定海失守後,道光以“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改派琦善署理兩廣總督。<sup>11</sup>然琦善唯議和之心,而無戰鬥之意,雙方和談未果,道

8 莊國土:《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1995年),頁72—76。

9 文慶等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冊1,卷2,頁32—34。

10 同上,卷6,頁158—160、卷7,頁184—187、195—196。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冊2,頁428。

光二十一年(1841)2月,英軍再攻虎門,提督關天培陣亡,虎門失陷。琦善因私自與義律草擬《穿鼻草約》,以香港畀夷,被革職拿問,道光改以奕山為靖逆將軍,督師廣州。5月,奕山計議夜襲英軍,卻遭英軍反攻,廣州城外砲臺盡失,只好向英軍求和,簽訂《廣州和約》。<sup>12</sup>

英國方面,則以否認《穿鼻草約》召回義律,改派濮鼎查(Henry Pottinger)來華擴大戰爭。自8月至10月,濮鼎查迅速攻陷廈門、定海,在鎮海之戰中,兩江總督裕謙力不能守,自盡身亡,而提督余步雲敗逃,至英軍轉戰寧波,不戰而勝。道光聞訊,旋以奕經為揚威將軍,督師往剿。然奕經尤昧兵略,道光二十二年(1842)3月,在反攻戰役中,節節敗退。隨後,英軍又向大寶山清軍反撲,副將朱貴力戰竟日,孤立無援,全軍盡滅。繼之,乍浦失守,6月侵入長江,陷吳淞寶山,牛鑑遁逃而去,提督陳化成獨立難支,砲傷淹死。<sup>13</sup> 隨後,上海、鎮江先後失守。8月,英軍直抵江寧,耆英速往議和,幾經談判,最終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

張儀祖《讀史有感》:“議戰議和紛不定,岳韓忠勇竟何成。”<sup>14</sup> 認為戰爭失利的主因在於道光戰和不定,以犧牲主戰派謀求妥協。戰爭期間,林則徐積極布防,建設砲臺,籌造戰船。然而,嚴禁鴉片嚴重損害了穆璋阿等朝中大臣的利益。因此定海失陷後,林則徐先是受到琦善誣陷而遭革職查辦,<sup>15</sup> 其後,琦善被逮,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江鎮海協助海防;至奕山戰敗,道光又以“廢弛營務”革其卿銜,遣戍伊犁。<sup>16</sup> 而黃爵滋作為“嚴禁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張嚴禁鴉片、籌議海防的見地,與林則徐不謀而合。道光二十年(1840),黃爵滋授刑部左侍郎,前往福建、浙江等地清查鴉片,同時視察海防。幾經調查後,他發現沿海防務廢弛,因此上奏海防緊要,宜加強防備。定海失陷後,林則徐遭革職查

1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冊1,頁107。

13 劉長華記,馮雄校:《鴉片戰爭史料》,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冊3,頁156。

14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冊上,卷1,頁20。

15 文慶等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冊1,卷14,頁459—465。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3,頁516。

辦，黃爵滋仍力主抗戰，認為民心可用，奏請“應令民間，力行團練”，<sup>17</sup>並向朝廷進獻《海防圖》。道光二十二年（1842）戰爭結束後，黃爵滋以丁父憂去官，其雖未立即受到嚴懲，然而時至隔年，朝廷追論銀庫虧空，即以“御史任內失察銀庫”奪其官職。<sup>18</sup>

落職之後，黃爵滋回到江西。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天，與參軍黃文涵（1812—1869）、場使閻德林（？—1875）、知事馬書城（生卒年不詳）遊賞焦山，賦詩而返。四人各以四首五言組詩相唱和，由馬書城作詩於前，黃爵滋、黃文涵、閻德林和韻在後。京口三山以風景幽絕、山石險峻聞名於世，吸引不少文人雅士慕名而來。馬書城、黃爵滋、閻德林的詩作，起筆皆以“圖畫江山勝”為書寫脈絡，並透過“鐵甕”“瓜步”“北固”之地景描寫，以孫權在京口築鐵甕城、南朝劉宋與北魏的瓜步之戰，以及北固樓之“作鎮作固，誠有其緒”，寫出京口軍事地位的重要性。就整體而言，三人詩作採取借古傷今之曲筆，抒發歷史興亡的千古感慨。而黃文涵之詩，除了寓含借古傷今之意，更有以古諷今之喻，其詩云：

公瑾談兵處，餘皇十萬師。海門操地利，天塹絕人知。不信飛能渡，誰教險若夷。籌邊空有策，何以拜丹墀。（其一）

風撼前山雨，潮聲竟日聽。憑將詩紀別，不覺涕先零。歸夢隨江棹，飛花滿驛庭。由來征戰地，愁絕短長亭。（其四）<sup>19</sup>

第一首前四句寫此地形勢險要，後四句暗諷鴉片戰爭中清軍主將空有策論，卻迂腐無知的事實。第四首“風撼前山雨，潮聲竟日聽”，借外在的“風”和“雨”，寫出現實局勢的危迫與不安。末句“由來征戰地，愁絕短長亭”，以自古征戰

17 《清史列傳·黃爵滋傳》，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6，頁334—335。

18 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中華文史叢書》（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6輯冊50，卷28，頁1上。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冊38，卷378，頁11590。

19 黃文涵：《憶琴書屋存藁》，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649，卷1，頁21下—22上。

地,抒發即將臨別之感傷。詩句表面似寫離愁,實則隱含兩層涵義。“愁絕短長亭”引自庾信《哀江南賦》:“水毒秦涇,山高趙陁。十里五里,長亭短亭。”<sup>20</sup>言江陵百姓被擄之時,途經秦人投毒的涇河,穿越趙國井陘的高山,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長途跋涉,萬般艱苦,寫出了戰爭的殘酷和身為俘虜不得不告別家園之感傷。相較於馬書城、黃爵滋、閻德林的詩作,黃文涵詩作更直接投射了對現時戰爭的批判,也流露出當時普遍士人對於戰爭失敗後的感傷心理。

## (二) 湯貽汾《如此江山圖》的寫意寄託

道光二十四年(1844),黃爵滋與黃文涵、閻德林、馬書城自焦山賦詩而歸後,囑託湯貽汾繪《如此江山圖》。<sup>21</sup>圖畫命名,取自自然庵壁間洪亮吉所書“如此江山”四字。<sup>22</sup>嘉慶四年(1799),洪亮吉曾上書談論時弊,觸怒嘉慶,遭流放新疆,百日後赦還。<sup>23</sup>十年(1805),洪亮吉書“如此江山”,適值川楚白蓮教之亂結束之後,故當有所託。“如此江山”四字,既可趨近讚美,亦可趨向感慨。黃爵滋《題如此江山圖》:“如此江山勝,誰從覓導師。”汪世昭:“江山如此好,風月自然秋。”<sup>24</sup>皆流露出對美好江山的讚嘆;但同時,美好江山亦時常予人“江山依舊,人事已非”的百代興亡之感,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寫出時移世易、英雄消歇的感慨。又王鵬運和東坡韻作《念奴嬌·題如此江山圖》:“問訊江山,無恙否,目斷巖巖蒼壁。”<sup>25</sup>乃至梁啟超集辛棄疾和姜夔詞句:“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sup>26</sup>皆顯見晚清士人心中強烈的“江山”意識。

20 庾信著,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冊1,卷2,頁162。

21 圖有湯貽汾款識:“樹齋司寇以同人焦山唱和作見示,屬為補圖,時道光甲辰(1844)秋日,貽汾。”姚水、魏麗萍、朱曼華編輯:《2017 書畫拍賣大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7年),頁162。

22 黃爵滋:《仙屏書屋初集文錄》,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80,卷9,頁12上一下。

23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37,卷356,頁11307—11315。

24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7,頁1下。

25 同上,卷8,頁16上。

26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冊9,卷18,頁5410。

《如此江山圖》又名《焦山圖》。<sup>27</sup> 圖中描繪焦山四面環水，中有小舟航行其間，畫面平遠開闊，為典型的文人山水畫。湯貽汾，字雨生，號琴隱道人，江蘇武進人。其祖父、父親皆死於林爽文案。嘉慶八年（1803），湯氏世襲雲騎尉，任三江營守備，仕至浙江樂清協副將。道光十二年（1832），引疾去官，隱居江寧琴隱園。二十二年（1842），鎮江失陷，江寧危急，湯貽汾雖已辭官歸隱，但仍與在籍紳士周開麒、蔡世松守禦白門，防範英夷進犯。<sup>28</sup> 十年後，太平軍攻克金陵，湯貽汾作絕命詞，投池殉節。由此可見，湯貽汾以文人而為武將，一生親歷多起重要戰爭，他與黃爵滋、林則徐皆相交甚契，他們不僅是多年朋友，更同樣都是愛國志士，因此湯貽汾也成為繪作《如此江山圖》的不二人選。

湯貽汾不僅以詩人、武將身分名世，更以常州畫派畫家享負盛名。湯貽汾承繼正統畫派，早年受董邦達影響，有“婁東派”風致。其後，學習石濤，以乾筆皴擦，略施淡墨，呈現枯中見潤的韻味。<sup>29</sup> 就整體而言，湯氏山水筆墨渲淡，清微淡遠，境界平實。《清史稿》評云：“湯貽汾畫負盛名，與熙相匹。亦殉江寧之難，同以忠義顯，世稱戴、湯云。”<sup>30</sup> 是謂湯貽汾、戴熙山水畫齊名，並皆殉難於太平天國戰爭，展現出文人畫家才華與人品兼備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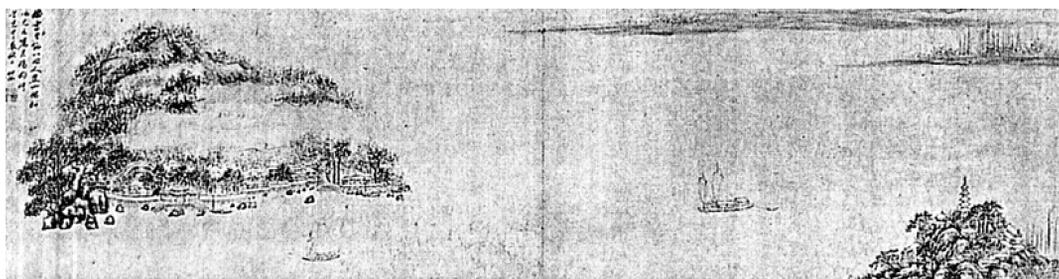
倘若將湯貽汾《如此江山圖》（圖一）與英國插畫家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英軍攻佔鎮江西門圖”（圖二）、“西門激戰圖”

27 按王瑞珠《奉題淨因室女史如此江山繡卷呈樹齋先生》詩注：“倩湯雨生將軍作畫，而以洪書裝卷，首付自然菴僧藏焉。此卷則別有底本也，曉閣在先生家居處。”可見此圖不只一幅。2007年，北京永樂國際公司曾拍賣湯貽汾《焦山圖》，此圖與2016年香港蘇富比公司拍賣湯貽汾《如此江山圖》實為同圖。黃爵滋：《戊申粵遊草》附錄，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80，頁9下。游宜潔、張均億編輯：《2008書畫拍賣大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8年），頁308。姚水、魏麗萍、朱曼華編輯：《2017書畫拍賣大典》，頁162。

28 湯貽汾：《琴隱園詩集》，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26，卷27，頁6上一下。

29 “婁東派”又稱“太倉派”，係以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為核心，為清代興盛的畫派之一。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冊下，頁879—880、95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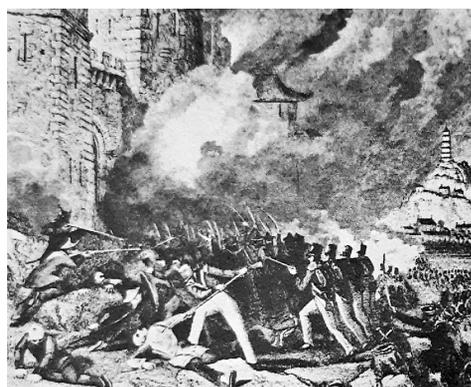
30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39，卷399，頁11818。



圖一 湯貽汾繪《如此江山圖》(見《2017 書畫拍賣大典》)



圖二 Thomas Allom 繪“英軍攻佔鎮江西門圖”(見《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 世紀英國銅版畫》)



圖三 Thomas Allom 繪“西門激戰圖”(見《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 世紀英國銅版畫》)

(圖三)<sup>31</sup> 互文參看,即可見二者之間的明顯差異。焦山與金山、北固山夾江對峙,金、焦二山崛起江中,因此有“江中浮玉”之稱。湯貽汾《如此江山圖》採取橫幅形製,描繪長江江面開闊,金、焦二山坐落其間。畫面左方為焦山,右下為金山,右上微露小洲,在遼闊的長江中,唯二艘帆船向焦山方向航行,宛如輕舟在波濤裏飄搖。全圖重點落在左方焦山,描繪其四面環水,凸出江心,呈現“鎮江之石”的磅礴氣勢;畫家依山勢皴擦,層層點苔,形塑蒼茫幽深的山景,又山間雲煙縱橫,山寺掩映,展現焦山“山裏寺”的特色,與右下方金山“寺裏山”相映成趣。然而,湯氏此圖有別於一般勝景圖的繁華壯麗,其承繼中國文人畫的寫意傳統,以水墨及留白體現道家美學的精神,在淡遠迷離的筆調中,營造出

31 李天綱:《前言》,(英)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繪,李天綱編:《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 世紀英國銅版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14—115。

一種縹緲、動蕩的意象，並藉由描繪金山一角，隱喻戰爭結束後國家岌岌可危及殘山剩水的山河樣貌，正如蔣予檢《題如此江山圖》云：“多少愁難說，傳摹賴畫師。生涯孤櫂穩，心事一人知。山色自今古，波流化險夷。江湖廊廟志，無夢不丹墀。”“兩點金焦峙，中流繫楫來。丹心隨日湧，青眼爲山開。鶴老尋前夢，松高隱舊栽。一罇桑落酒，相對幾徘徊。”<sup>32</sup>寫出湯貽汾畫中對國事蝸蟻的寄託，以及金、焦二山夾江對峙的地景。相對而言，托馬斯·阿羅姆的圖畫則是以直觀筆法描繪戰爭當下的情景，強調客觀紀時的作用。其“英軍攻佔鎮江西門圖”、“西門激戰圖”分別描繪英軍進攻鎮江、與鎮江軍民交戰的情形。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國軍隊沿長江而上，駛小艇進入運河，由西門清暉橋登岸，進攻鎮江。如圖畫所見，京杭大運河與長江在鎮江境內交彙，大運河由鎮江城下流過，河上建有拱橋可通往西門。英國海軍在對岸以火槍作爲掩護，陸軍則從運河及橋上進發，向西門進攻。在這場戰役中，英軍遭到清軍強力抗擊，因此破城後，大肆屠殺鎮江居民，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遭到嚴重的破壞。

湯貽汾以中國畫家的身分描繪戰後風景不殊的樣貌，相較托馬斯·阿羅姆以英國畫家身分紀錄中國歷史，更投注了一層對國家局勢的憂心，一種意味深長的無聲嘆息。從中國文人畫的發展上來說，湯貽汾《如此江山圖》雖無記錄戰爭的重要場面，然圖畫以第一次鴉片戰爭作爲背景，透過傳統山水寫意的筆法，寄託黃爵滋力主禁煙，以及晚清面臨強敵入侵的第一場對外戰爭，甚至引發後來同治年間彭玉麟復請廖筠繪作《如此江山圖第二圖》的追隨腳步，<sup>33</sup>是以可見，湯貽汾《如此江山圖》在晚清文人繪畫史上有著不容小覷的重要意義。

### 三、以詩記史：時寓褒貶

鴉片戰爭時期的詩人，在面臨國家危難與“常州學派”經世致用風氣的影響下，自覺地潛隱詩歌抒寫個人的自我意識，而將視野投向對國家與社會的關

<sup>32</sup> 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卷31，頁9下。

<sup>33</sup>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6，頁3下—4下。

懷,並在“詩史”強化紀實的敘事功能中,寓託詩歌深度的愛國思想與諷諭之旨。而鎮江之戰作為鴉片戰爭的最終之戰,其詩歌之中,即反映了以“詩史”作為基礎的褒貶面向。

### (一) 寄寓報國情懷的言志詩

歷來為湯貽汾《如此江山圖》題詠的作品主要有兩個面向。一是歌讚焦山自然風光、人文風情與文物古蹟。焦山因東漢學士焦光隱居山中而得名,山中除了有三詔洞(焦公洞),還有許多禪寺精舍、亭臺樓閣,並藏有珍貴的摩崖石刻與碑林墨寶,因此自古以來,焦山便一直是文人雅士追尋心靈休憩時喜愛造訪的勝地。汪世昭《題如此江山圖》云:“乍訪焦仙宅,白雲古洞幽。江山如此好,風月自然秋。墨妙營丘筆,圖開海嶽舟。剔燈話深夜,清磬佛香樓。”何棻云:“江山如畫好,造物本無師。浩劫灰難問,奇蹤石盡知。桑田開鹿曠,竹浪鼓鳴夷。豈意團焦地,莊嚴涌玉墀。”<sup>34</sup>詩中讚揚焦山美好勝景的同時,也借圖畫題詠表露對湯貽汾畫藝的肯定,可見題詠中仍保留題畫本身所寓含的溢美與酬酢性質。

二是以焦山為軍事要地作為切入視角。黃文涵《題如此江山圖》云:“公瑾談兵處,餘皇十萬師。海門操地利,天塹絕人知。”彭玉麟云:“金焦劫歷幾紅羊,浮玉東巖樹尚蒼。如此江山詩客老,無邊風月酒人狂。城開鐵甕雄天塹,鼓冷銅鼉靖海洋。我向將軍圖畫裏,一重翰墨結緣香。”<sup>35</sup>表明了金、焦控扼長江、位居天塹的重要地位。鴉片戰爭期間,清廷更在焦山建造炮臺,試圖與圖山、象山、江都炮臺形成犄角之勢,增強長江海防。因此,焦山不僅以防務成為戰時重要的據點,攻略地位更顯得尤其重要。而也正因為如此,詩人讚嘆焦山風景如畫、浩瀚奇絕,亦自然而然地與此軍事要地作為聯想,並流露對現時危局的擔憂。沈衍慶云:

匡時重經濟,儒雅亦吾師。獨抱關山感,能酬天地知。壯懷悲庾信,醒眼

34 何棻:《悔餘菴詩稿》,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64,卷11,頁13下—14上。

35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7,頁6下。

問希夷。莫戀江湖卧，承恩上玉墀。  
 忽憶滄桑事，妖氛海上來。樓船衝浪駛，礮火撥雲開。塹有長江險，營誰  
 細柳栽。金焦餘兩點，憑眺幾徘徊。  
 報國文章在，孤忠發至情。空聞天漏補，猶見海波清。伏櫪非無驥，遷喬  
 尚有鶯。中宵還起舞，豪氣暮雲平。  
 此日高軒至，清談洗百聽。畫圖尋汗漫，劍珮接鏗零。躡屐餘鴻跡，傳衣  
 在鯉庭。感懷原有淚，不灑別離亭。<sup>36</sup>

四詩乃和黄爵滋等人之韻。詩中首先讚揚黄爵滋以一介儒士，匡正吸食鴉片風氣，挽救時局。次寫戰時情景，猶可感到海氛危急，炮火沖天，戰況慘烈。戰爭最後雖以失敗告終，然詩人仍肯定黄爵滋的“孤忠至情”，儘管落職伏櫪，但非“無驥”而失意喪志，相反的，更期待來日再受重用。此中亦有詩人自我期許的投射。沈衍慶為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以知縣發江西。二十五年（1845），調鄱陽縣，以保甲法剿滅盜賊，撫卹賑災。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攻陷武昌，沈氏請兵守康山，控制鄱陽門戶。翌年，太平軍陷鄱陽，沈衍慶與李仁元戮力同戰，城破而死。<sup>37</sup> 是以，由沈氏日後一連串的報國行動觀之，此詩借題畫歌詠黄爵滋，並寄託自我，可視為其追隨黄氏、“傳衣在鯉庭”的志向表白。

與沈衍慶不同的是，如皋知縣范仕義在戰爭期間曾協助辦理團練，以實際行動參與戰爭。其四詩同樣是和黄爵滋等人之詩，<sup>38</sup>第一首由展卷覽畫帶出此地形勢險要；第二、三首“久抱匡時略”、“憂時頻看劍，何以報承平”，寫其志在報國的理想。道光二十一年（1841），范仕義任如皋知縣，兩江總督以英夷滋事，“飭知縣范仕義團練各港防堵”。<sup>39</sup> 詩中“烽煙驅海去，樓閣倚天開”，指亂事過後，勝地重開之意，或可暗喻企盼驅逐英夷、恢復承平的志向。而其辦理“團練”、“防堵”之軍事行動，正可與黄爵滋主張招募兵勇，嚴加設防相輔相成，

36 黄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卷31，頁10上。

37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44，卷491，頁13569—13570。

38 黄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卷29，頁2下—3上。

39 周際霖等修，周頊等纂：《江蘇省如皋縣續志（一）》，《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6號，卷4，頁1下。

顯見二人共同的政治理想。然而戰爭之敗，亦重創主張禁煙的官員，鄧廷楨、林則徐、黃爵滋皆遭到貶謫褫職，故詩云：“丈夫多感喟，吾道豈飄零”，暗喻了當時有識之士有志於國卻壯志難酬的情懷，與沈詩同樣流露出對於黃爵滋獨矢孤忠的惋惜。

此外，諸士亦透過不同的書寫視角，藉由題畫寫出對戰爭的痛恨、百姓的憐憫與自我的期許，如：

往事重回首，之江仗劍來。鼓鼙軍氣肅，烽火陣雲開。柳記陽關折，桃從道觀栽。幸無蠻語誚，帆席自低徊。(倪府東)<sup>40</sup>

數載東山卧，蒼生側耳聽。扁舟泊岸處，老淚對江零。客倚雲平檻，僧分月半庭。家園難獨樂，漫築灌花亭。(蔣予檢)<sup>41</sup>

樓臺十二路三千，憂樂茫茫到眼前。如此江山勞亦逸，蘇公笠屐祖生鞭。(馮詢)<sup>42</sup>

經世雄心未易降，蹉跎怕點鬢絲霜。壯遊千里吟情劇，楚粵山川入錦囊。(彭蘊章)<sup>43</sup>

倪詩回憶戰爭當時，鼙鼓軍聲，烽火連天；蔣詩透過對蒼生側聽戰鼓的行動描寫，暗示百姓內心的惶惶不安，道出戰禍連結帶來的城破家亡，以寄予沉痛的哀憫。而馮詩藉由“祖逖先鞭”的典故自勉進取，<sup>44</sup>提醒自己居安思危，樂不忘憂；彭詩以“經世雄心未易降”，傳達戮力效國的志向。鴉片戰爭爆發時，彭蘊章言前人所不敢言，獻策直接購買軍艦，認為“較之造船尤省時日”。太平天國事件爆發，他籌措軍費，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爾後，英法聯軍入侵事件爆發，

40 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紀》，卷31，頁5上。

41 同上，頁9下—10上。

42 馮詢：《子良詩存》，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526，卷8，頁19上。

43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7，頁4下。

44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冊中，卷中之下，頁527—528。

咸豐皇帝欲棄北京至熱河，彭提出反對，主張讓勝保帶兵赴前線作戰。<sup>45</sup> 由此觀之，彭詩借題畫寄託經世之心，可視為其日後效國行動的一種寓示。

綜觀諸詩不僅歌讚黃爵滋拳拳報國的精神，諸士亦借彼喻己，投映自我經世報國的理想。儘管當時他們多為地方小官，但在面對英國侵略者的挑釁，卻堅持不屈服妥協。另一方面，從鴉片戰爭時期的詩作中，亦可見陳連陞、葛雲飛、朱貴、陳化成等愛國將領，浴血奮戰，堅守不退，方使大清王朝得以維持最後一絲的尊嚴，而他們的英勇事蹟亦如史詩般為人頌揚，閃耀史冊。如何仁山《陳都督父子輓詩》：“腹背奈不支，烟焰迸忠魄。洪濤沸羹熱，骨肉同一擲。雖無職可守，死孝乃其責。”<sup>46</sup> 徐榮《十九日大寶山弔金華副將朱將軍貴》：“此軍沉沉氣深墨，誓滅天狼乃朝食，列缺豐隆天半飛，鬼蜮沙蟲肉狼藉。諸侯高從壁上觀，起辰達未援兵慳，已報輪船添散坂，又聞節度潰潼關。”<sup>47</sup> 陸嵩《悲吳淞為陳將軍化成作》：“東臺空，賊蟻登，將軍所擁惟親兵。雖然養士素有恩，衆寡勢異難力爭，將軍不死和議不得成。嗚呼將軍非不明，以身迎砲賊亦驚，誓死報國不與懦帥俱偷生。”<sup>48</sup> 諸詩以哀弔詩融合頌讚詩，分別傷悼三江協副將陳連陞、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江南提督陳化成為國捐軀，亦歌頌他們英勇作戰與誓死報國的高尚志節，兼具緬懷人物與記憶歷史的雙重意義；而在詩作中，也暗諷了余步雲、牛鑑等貪生怕死官員，隔嶺作壁上觀、不肯助戰的卑懦行爲。

此外，甚至還有歌詠陳連陞之馬與葛雲飛之妾闡發忠義精神者。據傳，陳連陞戰死，坐下馬為賊所得，飼之不食，悲鳴而死。歐陽錯作《義馬行》：“有馬有馬，公忠馬忠。公心唯國，馬心唯公。公殲群醜，馬助公鬥。群醜傷公，馬馱公走。馬悲馬悲，公死安歸。公死無歸，馬守公屍。賊牽馬怒，賊飼馬吐，賊騎馬拒，賊棄馬舞。公死留銜，馬死留髀。”<sup>49</sup> 又，英軍陷定海，葛雲飛率師禦敵，力戰三日而死。將軍有妾，聞其死耗，集侍妾、殘卒數百人，夜入英壘，奪將軍尸

45 戴琛：《彭蘊章》，羅明、徐徹主編：《清代人物傳稿》（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編第7卷，頁15—17。

46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下，補遺，頁930。

47 同上，冊上，卷1，頁195—196。

48 同上，冊上，卷1，頁141。

49 同上，冊下，補遺，頁969—970。

歸,是以汪美生作《葛將軍妾歌》:“馬蹄濕盡胭脂血,戰苦綠沉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討賊張妻心似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哭痛軍門柳,心如孤臣同不朽。”<sup>50</sup>二詩分別讚揚了陳連陞之馬堅貞不屈的忠志,以及葛雲飛之妾巾幗不讓鬚眉、堪比忠臣的愛國精神,不僅重現了陳連陞與葛雲飛的英勇事蹟,並擴及對其義馬、忠妾之歌詠,從而發揚陳、葛家族“一門忠烈”的精神。

## (二) 針砭統兵主將的諷諭詩

黃爵滋以嚴倡禁煙名重當時,為時人讚揚,然而戰爭失敗後,黃爵滋也成為主和派攻訐的對象,廓道人《題如此江山圖》云:

突兀宜黃老,憂讒豈世情。夢迴雙闕迴,心向一江清。塵海看浮鷁,諸天喚早鶯。煙嵐真變滅,惆悵此生平。<sup>51</sup>

詩中直指黃爵滋受讒言所害而遭奪職的事實。在黃氏擔任御史時,嘗稽察戶部銀庫,上疏庫丁輕收虧帑之弊,<sup>52</sup>然而當時並未受到道光皇帝的重視,直到二十三年(1843)銀庫虧空案爆發,道光才下令嚴查歷任銀庫官吏,而黃爵滋遂以銀庫失察罪而落職。故此,詩中也為黃爵滋忠心愛國而落此下場抱不平之鳴。

不過,相較於黃爵滋、林則徐的竭力禁煙,以及關天培、葛雲飛、陳化成等人的英勇善戰,在現存描寫鎮江之戰的詩歌中,多是針對各級官員與將領的畏敵怯戰而表現出批評的態度。如無名氏《聞警紀實》十四首<sup>53</sup>採取大型組詩、長篇敘事的手法呈現整體事件的全面性,透過詩注互補,以詩記史,詳細記載鎮江之戰發生的過程,並在敘事脈絡中,揭示各級官員的多面形象。詩由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夷“入圖山”為起,次寫英夷“入瓜州”,封鎖由閘關,火燒老虎

50 同上,冊上,卷1,頁199—200。

51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7,頁2下。

52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38,卷378,頁11590。

53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210—212。

頸青山頭，隨後“進取真州”，最後進軍鎮江，“連轟鐵甕城”，火燒鎮江城外，三日三夜不熄。詩中除了哀憐百姓深陷水火，流離逃亡，“沿途遭寇劫”，“夫妻父子各西東”的悲慘處境，也諷刺常鎮道聞風而逃、兩江總督牛鑑退守金陵、儀徵縣令遍插紅旗投降英人、相國阮元棄民先去、京口副督統海齡戕殺良民，以及商人顏崇禮等，“饋禮輸銀”<sup>54</sup>的無恥行徑。另一方面，詩中“劉平屢著平夷績，獨木難支大廈傾”，也歌頌提督劉允孝與英人悍戰，屢敗英人，以致英人甚畏的英勇事蹟。最後更以江都彭明府堵塞三汊河，宵衣旰食，作為好官模範，勸勉效國之志。整體而言，詩中涉及人物面向廣泛，諷刺多於褒揚。

而其當中，又以兩江總督牛鑑、京口副督統海齡最值得注意，他們是描寫鎮江之戰的詩歌裏最常提及且受批評的兩個人物。鍾琦《癸卯（道光二十三年，1843）孟春，英夷撤師分守香港，追憶諸大帥辦理海疆軍務，再誌其大略》云：

肯拚頸血濺鷹袍，（陳化成見某大員私逃，無兵策應，自知援絕勢窮，遣敗卒帶印奔鎮江，自刎而死。）且逐殘軍敗卒逃。（某大員擁兵不守鎮江，退奔金陵，以至鎮江淪陷，而天寶山大營亦成風聲鶴唳。）唳鶴有聲驚草木，枯魚入肆泣波濤。嬰城無守功難抵，項玉徒圍命不牢。太息赫連窮塞上，掀髯含笑握鞞刀。（今春擬罪某大員，僅流新疆。）<sup>55</sup>

無名氏《京口夷亂竹枝詞》云：

牛鑑固山個個強，腰駝背曲鬢如霜。長槍權當過頭仗，扶住將軍逃下鄉。千載孤忠陳化成，單身獨立拒夷人。若非牛鑑先溜走，夷鬼焉能進海門。禍根牛鑑任封疆，盡被生靈罵萬場。到此內河來領路，私通夷寇到京江。<sup>56</sup>

54 隱園居士：《京口債城錄》，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3，頁72。

55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下，補遺，頁874。

56 同上，冊上，卷1，頁223。

據史料記載,道光二十一年(1841)兩江總督裕謙殉於寧波,隨後,清廷命牛鑑為兩江總督,偕提督陳化成治防。<sup>57</sup> 隔年,英軍陷吳淞寶山,牛鑑見賊勢凶猛,遽退遁逃,英軍遂入吳巷喬內,陳化成腹背受敵,血戰而死。<sup>58</sup> 鍾琦注云:陳化成“遣敗卒帶印奔鎮江,自刎而死”,顯然對這段歷史有著記憶失真(memory distortion)的現象。吳淞失陷後,牛鑑又先後逃往嘉定、崑山;至英軍越圖山關,再退往江寧。綜觀詩作,主要從三個層面描寫牛鑑:其一,以“敗卒逃”、“逃下鄉”、“先溜走”強調牛鑑的逃官形象,並與陳化成“肯拚頸血”、“千載孤忠”的忠臣形象作對比,寓託諷刺之意。其二,牛鑑屢走屢失城池,至鎮江陷落,英軍直抵江寧,人皆認為牛鑑“私通夷寇”,作英人之嚮導,<sup>59</sup>才使英軍得以“到京江”。其三,和議成,牛鑑為京官所彈劾,本以“貽誤封疆罪,褫職逮問,讞大辟”,然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釋之。<sup>60</sup> 詩云:“太息赫連窮塞上,掀髯含笑握鞞刀。”言牛鑑僅流放新疆(據《清史稿》記載,實命河南中牟河工效力),是對於朝廷輕判牛鑑的暗諷。

牛鑑原受命與陳化成同駐上海,分別駐守寶山與吳淞,形成犄角之勢。初聞捷訊,牛鑑自出督戰,後見勢不利,隨即轉向支持議和。當英軍進抵鎮江後,不僅耆英、伊里布“饋送英夷牛羊”,<sup>61</sup>牛鑑亦檄常鎮道周頊“釀金十二萬犒英師”,<sup>62</sup>欲求議和。朱葵之《自題焚香祝國圖一百韻》<sup>63</sup>著力諷刺穆彰阿與牛鑑的賣國行徑。穆彰阿深受道光器重,出任尚書,入值軍機處,門生遍布朝野。<sup>64</sup>鴉片戰爭爆發後,以穆彰阿為首的主和派逐漸凝聚成一股反戰勢力,號曰“穆黨”。<sup>65</sup> 朱詩採取反諷筆法,以“唯阿有相臣”看似讚許唯有穆彰阿“力可旋坤乾”,實則暗諷其賣國求榮,避戰求和。接著,諷刺穆彰阿與牛鑑沆瀣一氣,開

57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38,卷371,頁11520。

58 貝青喬:《咄咄吟》,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3,頁214。

59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226。

60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38,卷371,頁11521。

61 貝青喬:《咄咄吟》,頁216。

62 陳慶年:《道光英艦破鎮江記》,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4,頁695。

63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171。

64 唐屹軒:《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2016年5月),頁79—82。

65 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第3期(2007年),頁46—50。

門揖盜，不僅餽金贈繒，納賄英夷，亦任憑奸民為英人所用。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牛鑑與耆英、伊里布，詣夷船與英夷共立和約。<sup>66</sup> 議和既成，除了割地賠款、開放五口通商，亦准允英夷寄居。大清國威，至此掃地。

時人嘗以宋遼“澶淵之盟”比喻第一次鴉片戰爭，朱履《有感》：“檜樹孫枝終誤國，番禺錯認是澶淵。”<sup>67</sup> 朱庭珍《感懷》：“和戎豈但唐回紇，納幣遙同宋契丹。”<sup>68</sup> 徐宗亮《憶昨》：“獯鬻有詞邀歲幣，澶淵無策備軍儲。”<sup>69</sup>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遼國率軍南下，深入宋境，真宗畏戰，意圖南逃，為宰相寇準勸阻。是時，遼將與宋臣暗中媾和，真宗無心戰爭，主張議和，遂與遼訂立盟約，約為兄弟之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sup>70</sup> 從歷史借鏡中可見，一味議和往往導致君臣忘戰去兵，武備廢弛，一旦戰爭發生，便只能求和投降，割地賠款。諸士以“澶淵之盟”為喻，暗諷中英永訂和好，猶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又清朝賠銀二千一百萬元，猶宋朝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除了意在諷刺，更深的是流露對國家存亡的憂心。

對比牛鑑的臨陣脫逃與卑屈求和，海齡最終堅守鎮江，迎敵奮戰，與城為殉，但他為何也成為最廣受批評、歷史評價最具爭議的人物？據周沐潤《京口》云：

將軍原不為蒼生，一令倉皇忽閉城。天塹枉分南北險，府兵空藉古今名。  
風驅怒舶山無色，月墮荒江鬼有聲。我本釣鰲滄海客，要將無義餌群鯨。<sup>71</sup>

許械《哀京江》云：

6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冊1，頁122。

67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130。

68 同上，冊下，補遺，頁964。

69 同上，冊下，補遺，頁965。

70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冊1，卷21，頁135—146。

71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86—87。

毒烟噴江斷南北,將軍閉城日殺賊。將軍殺賊欲殺民,賊來爲民殺將軍。  
將軍不生或不死,不生不死邀皇恩。<sup>72</sup>

無名氏《京口夷亂竹枝詞》云:

都統差人捉漢奸,各家閉戶膽俱寒。誤設羅網冤難解,小教場中血未乾。  
夷人聽得反驚魂,說是黎民沒處奔。不若聽從和尚語,連將砲打十三門。  
雲梯一搭上城頭,火箭平空射不休。若問何人能死戰,最憐兵苦是青州。  
殺人都統已傳名,處處驚聞共不平。枉食皇家多少祿,忍心如此害  
蒼生。<sup>73</sup>

諸詩橫貫鎮江之戰的不同面向,主要可從三層面作詮解。其一,戰爭期間,漢奸勾結英軍,被朝廷視爲“乃真我心腹疾也”的最大隱患。<sup>74</sup> 故此,海齡以失事各城,皆爲漢奸內應,因堵四門,禁民出城,日捕誅城中漢奸。按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云:“漢奸曷名乎? 名漢土之奸民也。……假夷人形狀,助夷人聲勢,攻破城池,劫掠財貨,又爲夷人探消息,作奸細,愈引愈多。”<sup>75</sup> 而海齡以爲漢奸乃對滿洲、蒙古言,因此但凡他邑人在城中面稍生者,即令殺之。<sup>76</sup> 海齡閉城禁民逃難,以致城陷遭蹂躪,周沐潤認爲此乃“原不爲蒼生”的自私行爲;又“閉城日殺賊”,不僅引起百姓恐慌,更加深滿漢之間的矛盾,漸失民心,因此無名氏云:“忍心如此害蒼生”,乃對其濫殺無辜而言。

其二,許械諷云:“將軍殺賊欲殺民,賊來爲民殺將軍”,實有可據。據楊榮《出圍城記》記載:青州兵移住城樓時,大觀樓有一僧欲他徙,隊長挽留之。忽一日呼僧,曰海都統每日殺人,皆目爲漢奸,故勸速急去。僧語北固山僧,爲山

72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下,補遺,頁 919。

73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 1,頁 222—223。

7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5,頁 62。

75 劉長華記,馮雄校:《鴉片戰爭史料》,頁 154。

76 甦菴道人:《出圍城記》,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 3,頁 42。

下夷船通使所聞，遂轉告夷目，以不速破城，反害百姓。<sup>77</sup> 楊榮為鎮江人，戰時因海齡閉城，困坐城中，故其說具一定可信度。對應無名氏：“夷人聽得反驚魂，說是黎民沒處奔。不若聽從和尚語，連將砲打十三門。”是謂海齡禁閉百姓不許出城，招致英夷攻城，破城乃“為民殺將軍”，以救受困城中之居民，而實非夷人之本意，強調海齡實乃造成鎮城破碎的元兇。

其三，鎮江守軍原來僅有千人，防禦力量薄弱，道光令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督劉允孝，帶兵赴鎮江協守，<sup>78</sup>然而“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sup>79</sup>唯留一千二百名城防軍與四百名青州兵防守。寇氛漸逼，海齡乃令分守四門，以致北城空堡無兵，英軍遂由十三門而入。是時，東、西、北三城樓俱被焚燒，英軍踰城而入，獨青州兵奮勇殺賊，至血積刀柄，尚大喊殺賊。<sup>80</sup> 英軍至南門，青州兵欲率旗兵與之巷戰，然旗兵先走，不肯稍助兵勢。<sup>81</sup> 是以，青州兵被劫殺之慘，亦甚他郡。無名氏云：“若問何人能死戰，最憐兵苦是青州。”是謂旗兵棄走而青州兵英勇殺敵深深感喟。

由此可見，士人對於海齡的評價，大多圍繞對其閉城殺賊、禁民逃跑的指摘，然而清方則不以為然。據《清史稿》記載：戰爭期間，海齡以“妄殺良民”引發眾怒，因此周頊謂海齡之死乃“為眾所戕”，然經耆英查證，海齡與城同殉，自縊而死。海齡死因攸關死後名節與賜卹與否的問題。當時，兩江總督牛鑑、常鎮道周頊，皆因棄城逃跑而獲罪，故此也成為清廷肯定海齡“闔門死難，大節無虧”而予以褒揚的原因。<sup>82</sup> 不過，曾入奕經幕下參加東征的詩人貝青喬《軍中雜詠詩》則評云：“海門慘淡結冤雲，故壘何堪問戰勳。認取征袍餘燼在，終能勉死謝三軍！”<sup>83</sup> 王驥認為貝氏此詩“在眾說紛紜中獨持異議，不失為持平之

77 甦菴道人：《出圍城記》，頁 47—48。

7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冊 5，頁 349—350、454、589。

79 梁廷枏：《夷氛聞記》，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 6，卷 4，頁 73。

80 崔光笏：《江蘇鎮江府建立青州駐防忠烈祠碑》，青州市博物館編著：《青州市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88—89。

81 朱士雲：《草間日記》，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冊 3，頁 81。

82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冊 38，卷 372，頁 11531。

83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 1，頁 186。

論”，是對海齡的正面肯定，<sup>84</sup>然筆者認為，貝詩乃借比興反諷筆法，以頌為刺，諷諭清廷將勉勵將領為國而死作為肯定節操的依據。

戰爭結束後的隔年，楊檠借中元節超度亡魂的日子再度回顧這場戰爭，作《孟蘭盆歌癸卯（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十四日，鎮江廣建水陸道場，蓋是日，去年城破之日也，感而作歌》，<sup>85</sup>詩中巧妙運用“衆鬼”（亡者）、“白鬼”（英人）與“黑鬼”（漢奸）作為對比，充滿強烈地憤恨與批判意味，不僅對於漢奸“開門揖盜”、海齡“閉城”，以及賣國官員與英人往聲通氣，周旋議和，加以撻伐，更對於枉死之人深表莫大的悲痛。其所謂“我輩枉死”者，乃針對上位者最終決意與英人議和，而使愛國之士及無辜百姓枉送生命所作出的控訴與批判。楊檠作為鎮江之戰的目擊者與倖存者，他以親身經歷寫下《出圍城記》《孟蘭盆歌》等詩文著作，搭起“書寫的歷史”（history as written）與“經歷的歷史”（history as lived）的橋樑，並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不斷重構，將當下意識與過去現實連結，紀錄這段沉痛的歷史；<sup>86</sup>而這些詩歌也在揭露真相本質的立意之下，不斷警醒著世人否定官方將殉節視為肯定大節與否的論斷價值。

#### 四、以詞傳史：古今同悲

鴉片戰爭爆發時，也正是常州詞派“詞史”說發展的時期。然而，詞壇尚未從浙西詞派的影響中抽離，因此相較詩體而言，以詞寫鴉片戰爭的作品仍相對較少。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亦僅收趙起、許棫、曹驊三人的五首詞。題材方面，涉及的內容也沒有詩體來得廣泛。整體來說，“鴉片戰爭時期的詞，就認識價值來說，總體上不如詩更具史的特色，但一些際身於風暴漩流中心的詞人仍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吟章”。<sup>87</sup>

84 王驥：《鴉片戰爭詩歌中的“青州兵”與京口副都統海齡》，《破與立》第4期（1978年），頁61。

85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冊上，卷1，頁99。

86 （英）傑弗里·丘比特著，王晨鳳譯：《歷史與記憶》（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年），頁29—32。

87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500。

### (一) 借古喻今、抒發興亡的紀史詞

在鴉片戰爭時期的詞體創作中，值得注意的是鄧廷楨、林則徐的詞作。道光十九年(1839)，鄧廷楨以兩廣總督隨同林則徐查禁鴉片，隔年，定海失陷，鄧、林皆被削職。二十一年(1841)奕山戰敗後，又與林則徐一同被遣戍伊犁。鄧廷楨曾作《高陽臺》(鴉度冥冥)抒發鴉片帶給國家及人民的危害，而林則徐亦以《高陽臺·和嶰筠前輩》相唱和，傳達他們一同查禁、銷毀鴉片，打擊英人氣焰的喜悅。只是，他們的抗英行動没能持續到最後，便在中途被硬生生地腰斬。

道光二十年(1840)鄧廷楨落職後，曾登臨江蘇揚州大觀亭，作《水龍吟·雪中登大觀亭》云：

關河凍合梨雲，衝寒猶試連錢騎。思量舊夢，黃梅聽雨，危闌倦倚。披氅重來，不分明處，可憐煙水。算夔巫萬里，金焦兩點，誰說與，蒼茫意。卻憶蛟臺往事，耀弓刀、舳艫天際。而今賸了，低迷魚艇，模黏雁字。我輩登臨，殘山送暝，遠江延醉。折梅花去也，城西炬火，照瓊瑤碎。<sup>88</sup>

詞中寫其此番登臨重遊，望著長江中游的夔門、巫峽，長江下游的金山、焦山，內心感到無比擔憂。回憶“蛟臺往事”的虎門之役，猶可感到當時我軍“耀弓刀、舳艫天際”的凌雲氣勢，與“而今賸了，低迷魚艇，模黏雁字”形成強烈對比，由是感喟自己如今已遭革職，只能目送殘山勝水，借酒澆愁，寄託無法為國效力的無奈。全詞流露對於清廷任用主和派打壓主戰派，以及自我遭逢誣陷落職的憂憤與不平。

當然，鄧廷楨寫此詞之時，鎮江還未失守，其眼中所見“金焦兩點”，只是對於此地歷史記憶的一種想象與延伸。自古以來，詞人對京口三山的描寫，除了多描繪形勢險要、奇麗雄峻的景色外，亦多圍繞對古今人物、歷史戰爭作抒發，

88 鄧廷楨：《雙硯齋詞鈔》，1922年刻本，卷上，頁25下—26上。

如陸游《水調歌頭·多景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貔貅。”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二詞同樣都借用孫權在京口建立霸業的典故，寓千古興亡，寄託今昔感慨。換言之，這些詞作中保留了京口特定印象的傳遞，並以此作為媒介塑造當下的意識。而鄧廷楨借金焦之景，抒發時事之感，實即延續了昔人對鎮江興亡的歷史記憶，並藉此反映對當下英軍侵略中國的憂心。

道光二十二年(1842)7月，鎮江陷落，有識之士群情激憤。江開作《渡江雲·題董嘯菴孝廉焦山望海圖，時英夷犯順，鎮江失守》，<sup>89</sup>透過鎮江形勢與六朝歷史，寫出此地優越的環境。鎮江位於江海的交界處，歷史上，焦山以“中流砥柱”之勢，如同哨兵般守衛著大海的門戶，因此鎮江又有“海門”之稱。詞中“關鎖六朝秋”借昔時六朝定都南京的歷史，強調鎮江作為守護門戶的重要意義。然而，今日英軍“竟揚帆直走”，橫行江面，“雲頹隗甕”，鎮江淪陷，門戶失守。詞人感嘆“當年瘞鶴今如在，恐仙禽、哀唳難收”，是借焦山殘石《瘞鶴銘》記葬鶴之仙事，寓託江山危夕的悲哀；並以“東望去，高歌與子同仇”，表現出對侵略者極大的仇恨。

鎮江淪陷後，英軍切斷了京杭大運河的漕運，隨後，八月又進抵江寧江面，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英船由鎮江、江陰、靖江、狼山港口而出。<sup>90</sup>徐廷華感而作《揚州慢·壬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下旬，赴安慶，時金陵初解嚴，夷船退泊圖山，舟出京口作》：

天際帆檣，望中煙樹，淒然暮色遙生。倚舵樓凝眺，海水挾心驚。賸幾處、頽垣斷瓦，西風野堠，落日荒營。自窺江去後，滿城蜃氣猶腥。君門萬里，問何人、許請長纓。溯二百年中，承平無事，人厭談兵。坐令竹王自大，笑譚處、樓艣風輕。忽夜中驚起，燭天烽火霞明。<sup>91</sup>

89 江開：《浩然堂詞稿》，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08，卷1，頁2下—3上。

90 劉長華記，馮雄校：《鴉片戰爭史料》，頁170。

91 徐廷華：《一規八稜硯齋詞鈔》，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719，頁8上一下。

“自窺江去後，滿城蜃氣猶腥”奪胎自姜夔《揚州慢》：“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sup>92</sup>加深對戰後腥氛未滅、城市殘敗的描寫。詞人以“問何人、許請長纓”之疑問句，暗諷清廷排拒主戰派，傷時無英雄；接著以“溯二百年中，承平無事，人厭談兵”，諷刺清朝承平日久，厭談兵事，揭示朝中官員畏戰的心理。並借夜郎竹王自大的典故，<sup>93</sup>比喻英軍武力強大，談笑間，便能輕易將滿清擊敗。詞中不僅抒發戰敗城毀的感傷，也針對清朝戰敗的根本原因作了反思與批判，是詞人對當下時事的忠實記錄。

戰爭結束的兩年後，黃爵滋登臨焦山，抒發遭到褫職與國家興亡的感觸，這年，薛時雨也嘗舟行焦山，作《滿江紅·舟泊焦山》。<sup>94</sup>上闕起句與江開詞同樣強調此地形勢險要的優越位置，並以“目空今古”一句，貫通今昔，興發對古今英雄、易代興亡的感觸。“十載烽烟潮怒吼，八蠻舟楫輪飛渡”，喻指英艦入侵長江，掀起一陣烽煙怒火，城垣傾圮。而焦山藏有豐富碑林，堪稱江南第一，詞中“問何人、功業鎮山河，銘銅柱”，乃借歷代碑銘記功，寓託對英雄救世的期待。下闕呼應上闕“十載烽烟潮怒吼”，描寫戰亂過後，瓜洲、南徐籠罩一片黯淡雲霧，蕭條頹敗的景象。“孤鶴魂歸人入夢，潛蛟夜起巖飛雨”，前者借丁令威仙化鶴歸的典故，<sup>95</sup>寫物是人非的感慨；後者呼應上闕“問何人、功業鎮山河”，借潛蛟夜起，寄託報國的志向。相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焦光見政治腐敗，隱居山中，帝聞其名，嘗三度聘請任官，皆為焦光所拒。他在山上煉丹救人，因此後人改樵山為焦山，而焦光即焦山之神仙。<sup>96</sup>詞末：“向寒流、醜酒酌焦仙，靈呵護。”即寓借餽祭焦光仙靈，傳達天下太平的祝願。

值得注意的是，鴉片戰爭時期的女性也自覺地藉由詩歌記錄歷史，在描述戰亂的悲劇中，投注對國家時事的關心，透視人類生存本質的真諦。沈善寶《滿江紅·渡揚子江》二首云：

92 姜夔著，陳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1，頁1。

93 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西南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冊9，卷116，頁3625—3630。

94 薛時雨：《藤香館詞》，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727，頁5下—6上。

95 陶潛著，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1，頁1。

96 葛洪著，胡守為校釋：《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6，頁235。

滾滾銀濤，瀉不盡、心頭熱血。想當年、山頭擂鼓，是何事業。肘後難懸蘇季印，囊中賸有文通筆。數古來、巾幗幾英雄，愁難說。望北固，秋烟碧。指浮玉，秋陽赤。把蓬窗倚遍，唾壺擊缺。游子征衫攬淚雨，高堂短鬢飛霜雪。問蒼蒼、生我欲何為，空磨折。

撲面江風，捲不盡、怒濤如雪。憑眺處、琉璃萬頃，水天一色。釀酒又添豪傑淚，然犀漫照蛟龍窟。一星星、蟹嶼與漁汀，凝寒碧。千載夢，風花滅。六代事，漁樵說。只江流長往，銷磨今昔。錦纜牙檣空爛漫，暮蟬衰柳猶嗚咽。笑兒家、幾度學乘查，悲歌發。<sup>97</sup>

詞約作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艦駛入長江，而林則徐已遭遣戍新疆。第一首以江濤為起興，借宋時梁紅玉擂鼓破金兵的典故，傳達內心渴望報效國家的滿腔熱血，無奈自古女子報國無門，未能如蘇季投身政治，配六國相印。<sup>98</sup>“唾壺擊缺”、“游子征衫”皆以男性詩歌中經常用來抒述漂泊、壯志難酬的典故，投映自我空有才華卻無法效國的憤慨與不平，呼應了上闕“數古來、巾幗幾英雄，愁難說”的旨要。第二首同樣以景起興，並借“釀酒”、“燃犀”典故<sup>99</sup>與奇女子梁紅玉的隱隱對比，寫出英雄失意的感慨。“千載夢”、“六代事”，撫今思昔，唯有感嘆“暮蟬衰柳”，國步危艱。相較於薛時雨“釀酒酌焦仙，靈呵護”的冀盼，沈詞雖有寄託用世的期盼，但更深刻寄託了國祚難復的傷悲。

## (二) 效仿蘇、辛體的疊加時事之作

從諸士的詞作中可見，大多詞作以憑弔鎮江名勝，六朝風流，發思古之幽情，貫通古今興亡之感。這種寓借古人古事、江山風物以喻今事的創作手法，實是延續了歷來鎮江懷古詞的書寫脈絡，目的在洞悉歷史之興衰，抒發世道日衰的悲嘆。而在歷代懷古詞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與辛

97 沈善寶：《鴻雪樓外集》，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28，頁 5 下—6 上。

98 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蘇秦傳》，冊 7，卷 69，頁 2723—2747。

99 劉敬叔著，范寧校點：《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7，頁 69。

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二詞不僅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在各代效仿和作的情形亦不勝枚舉，如辛棄疾、薩都刺、陳步墀、姜夔、陳維崧、董元愷等，皆有和詞。

《念奴嬌·赤壁懷古》作於蘇軾因“烏臺詩案”諷刺新法弊端而被貶黃州期間，詞中藉由憑弔孫吳陣營之青年將領周瑜雄姿英發、大敗曹軍的往事，抒發自己中年仕途失意，年華老去，壯懷難酬的感慨。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為其任職鎮江知府所作，詞中借孫權建立霸業、劉裕率軍北伐、劉義隆倉促出兵的典故，抒發自己冀欲抗金報國的志向，並對南宋偏安與韓侂胄輕敵冒進感到擔憂。蘇、辛詞皆以景起興，借千古江山，追懷歷史人物的英雄事蹟，寄託對國家政治的擔憂。而蘇、辛詞之所以能引發後人追隨的腳步，乃在歷史的沉思中，觸發人們對生命的感悟，特別是對於遭逢坎蹇的士人而言，那種緣於生命本質“千古同悲”的情感，更能觸動人心，引發讀者深切的共鳴。再者，蘇、辛二詞已然超越個人小我本身，而投注對國家政治的關懷，因此堪稱為懷古詞之典範。

湯貽汾《如此江山圖》完成後的隔年，馬書城裝成《如此江山圖卷》，並歸藏自然庵。此後，歷經定峰、鶴山、六澗、溯源四位庵主，每逢文人雅士登臨此地，即示圖徵題，漸積成帙。而《如此江山圖》題詠亦隨著歲月更遷，在歷史的層累與後人的觀看中，疊加圖畫本身以外的史事寄託。在諸士的題詠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鵬運、周岸登、潘曾瑋、冒廣生對於蘇、辛詞的和作與效仿。王鵬運《念奴嬌·題如此江山圖》云：

雲埋浪打，想髯翁、當日吟邊風物。問訊江山無恙否？目斷巖巖蒼壁。載酒游清，籠紗句苦，欲撼濤頭雪。焦仙醒未，為余試數英傑。最是振觸愁心，禪天梵放，隔岸悲笳發。撲地蒼煙，飛不起、海氛浮空明滅。秋色西來，中原北望，天遠青如髮。伴人依舊，多情祇有圓月。<sup>100</sup>

100 陳任暘：《焦山續志》，卷8，頁16上。

周岸登《念奴嬌·焦山和半塘題如此江山圖,東坡原韻》云:

一拳危石,鎖江流、閱盡前朝英物。誰試摩天疏鑿手,點破頑苔昏壁。水濫岷觴,詩從玉局,浪捲蓬婆雪。狂瀾須挽,我來翹佇時傑。曾訪海上成連,移情玄賞,舒嘯潮音發,島嶼微茫,琴思遠、回首山河明滅。九域蟲沙,同舟風雨,痛癢連膚髮。江神安在,掃雲呼起江月。<sup>101</sup>

王、周詞皆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韻,並延續東坡詞境,以滾滾江流與歷史人物相聯繫,藉由大江壯闊氣勢,照見人物卓然風流之氣概。王鵬運詞作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其南歸之後,是詞人甫經庚子事變後的真實心聲。庚子事變爆發前,王鵬運與朱祖謀皆以亂民不可用,反對清廷借義和團消滅列強;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王鵬運與朱祖謀、劉福姚困坐危城,傷痛世運凌夷,日夕以詞相唱和;戰爭結束後,聯軍請誅禍首,王鵬運、朱祖謀亦奏請斬首禍魁。<sup>102</sup>王氏親身見證事變發生的過程,也深感清廷用人失當,誤國尤甚,因此借隱士焦光寄託賢才救世的冀盼。王詞在《如此江山圖》寄託鴉片戰爭失敗的憂國本意上,復次疊加對庚子事變爆發後的悲時傷感,使詞得以貫通蘇軾、湯貽汾之精神,從而凸顯其感時傷國的時代意義。同樣的,周岸登也是如此。周詞約莫作於1931年,應是投映當時日軍侵佔東北的傷時之感。其詞在王詞和東坡原韻的基礎上,寄託對“時傑”用世的期盼,只是周詞不似蘇、王詞中寄懷周瑜、焦光有一個明確的寄託對象,而是期待集結愛國志士的共同力量對抗外敵。

潘曾瑋《永遇樂·登焦山題如此江山圖用辛稼軒體》云:

如此江山,今來古往,依舊風月。名士風流,英雄氣概,不信都磨滅。銀濤滾滾,朝朝暮暮,新恨舊愁千疊。笑登臨、書生老矣,壯懷到此銷歇。戎衣事了,知封侯無骨,贏得頭顱似雪。莫問浮名,放歌長嘯,逍遣杯中

101 周岸登:《蜀雅》(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冊10,卷12,頁11下—12上。

102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楊家駱主編:《義和團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冊1,頁15、31。

物。那堪憑弔，枕江樓閣，一片斜陽紅微。還誰惜、仙禽羽化，但餘斷碣。  
謂《瘞鶴銘》。<sup>103</sup>

冒廣生《永遇樂·題黃樹齋如此江山圖，圖為湯兩生畫，藏焦山自然庵》云：

如此江山，行人空說，劉寄奴處。草草興亡，半篙春水，斷送前朝去。梅花一樹，自然庵裏，詞客英靈曾住。想登臨、當歌慷慨，停盃氣狎龍虎。  
驚心胡馬，窺邊去後，又報紅巾北顧。七十多年，丹青重認，劫火南徐路。  
孤城鐵甕，怒潮夜打，猶似當時戰鼓。憑誰弔、將軍碧血，年來化否？<sup>104</sup>

潘詞借稼軒體同樣寫出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想象，不同的是，辛詞雖有寄託“兩打風吹去”、英雄消歇的歷史感傷，但仍期盼自己能效力疆場，抗金殺敵；但潘詞在面對千古江山時，體悟到的是人壽有盡、生命短促的無窮感慨，因此產生一種“壯懷到此銷歇”、“莫問浮名”的消極思想。潘詞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或可顯現其無力挽救局勢的無奈。冒詞和稼軒詞韻，並化用稼軒詞中典故，借“劉寄奴處”暗喻劉裕崛起鄉野，建立北伐功業之事蹟，以及劉義隆輕率出兵，“草草興亡”，斷送國祚，比喻滿清滅亡。詞作於1920年，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鴉片戰爭結束，已經過七十多個年頭，中間歷經一連串的内憂外患，最終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詞人撫今思昔，疊加辛詞對宋室的擔憂、湯氏畫中對清朝的憂心，道出今日淪為遺民的感傷。

王、周、潘、冒借蘇、辛作為效仿的對象，顯示了晚清民初對於蘇、辛二詞廣泛接受的情形；另一方面，蘇、辛詞中援引周瑜、孫權、劉裕、劉義隆事蹟的描寫，皆能緊密扣合京口一地的史事背景，作為支撐詞人題詠的立論基礎。再者，蘇、辛詞以廣闊悠遠的時空作為背景，相應於湯貽汾《如此江山圖》以橫幅形製所構成的無限綿延的時空結構，能夠引領讀者超越時空，俯瞰古今；詞人與畫家以宏遠的視角，透視歷史的規律，感知物是人非、盛衰興亡的必然，並在國家面

103 潘曾瑋：《詠花詞》，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75，頁17下。

104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清光緒至民國間如皋冒氏刊本，卷3，頁11上一下。

臨危機四伏、岌岌可危的處境中，預見最終走向衰亡的結局。王、周、潘、冒追隨蘇、辛的腳步，延續了二人對古代英雄的追緬，在繼承蘇、辛詞境的基礎上，疊加歷史的記憶，譜寫內心激昂沉潛的悲憤，記錄屬於他們時代的一曲悲歌。

## 結 論

湯貽汾為黃爵滋作《如此江山圖》，借描繪焦山風景，寄託黃爵滋遭遇落職的心境，同時也寄寓自我戰時禦守白門的愛國情懷。從時人的詩作中可見，詩人受“詩史”說重視義理精神、強調史家褒貶與詩人美刺的作用中，尤其凸顯陳化成、牛鑑、海齡等人物的褒貶形象。清廷以海齡殉節，肯定其大節無虧，然周沐潤、楊燾等人卻以海齡閉城殺漢奸、禁民逃跑而大肆撻伐。同樣的人或事，在官方與民間不同的立場中被塑造成不同的形象，也呈現出不同的意義。詞作方面，開始受常州詞派“詞史”說的影響，鄧廷楨、江開、徐廷華、薛時雨等人，分別投映出鎮江之戰發生前後的心境變化。而在《如此江山圖》的題詠中，同樣可見諸士借鑑前人對京口三山的記憶與書寫，從而延伸對此地歷史的想象與重構。王鵬運、周岸登、潘曾瑋、冒廣生甚至效仿蘇、辛《念奴嬌》與《永遇樂》，分別寄託庚子事變、日軍侵佔東北、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以及滿清滅亡的感傷。藉由圖畫、題詠與時人詩詞的互文與參照，得以管窺鎮江之戰發生的歷史、不斷變化中的生命階段，以及士人與各級官員的情志與面向，從而彰顯詩詞及圖畫的旨趣。

(作者：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文慶等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司馬遷著，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江開：《浩然堂詞稿》，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沈善寶：《鴻雪樓外集》，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何棫：《悔餘菴詩稿》，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青州市博物館編著：《青州市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 周岸登：《蜀雅》，曹辛華主編：《民國詞集叢刊》，冊10。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 周際霖等修，周頊等纂：《江蘇省如皋縣續志（一）》，《中國方志叢書》，第4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清光緒至民國間如皋冒氏刊本。
- 姜夔著，陳書良箋注：《姜白石詞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姚水、魏麗萍、朱曼華編輯：《2017書畫拍賣大典》。臺北：典藏藝術家家庭，2017年。
- 徐廷華：《一規八棱硯齋詞鈔》，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7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任暘：《焦山續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陶潛著，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

- 庾信著,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梁啓超:《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黃文涵:《憶琴書屋存藁》,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年記》,《中華文史叢書》,第6輯冊50。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
- 黃爵滋:《仙屏書屋初集文錄》《戊申粵遊草》,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湯貽汾:《琴隱園詩集》,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5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馮詢:《子良詩存》,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5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游宜潔、張均億編輯:《2008書畫拍賣大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8年。
- 葛洪著,胡守爲校釋:《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楊家駱主編:《鴉片戰爭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
- 楊家駱主編:《義和團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
-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鄧廷楨:《雙硯齋詞鈔》。1922年刻本。
- 劉敬叔著,范寧校點:《異苑》。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潘曾瑋:《詠花詞》,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7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薛時雨:《藤香館詞》,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7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羅明、徐徹主編:《清代人物傳稿》。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 (英)傑弗里·丘比特著,王晨鳳譯:《歷史與記憶》。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年。
- (英)托馬斯·阿羅姆繪,李天綱編:《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世紀英國銅版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二、論文

- 王颯:《鴉片戰爭前後的“志士之詩”及其詩風新變》,《文學遺產》第2期(1984年),頁81—92。

王驥：《鴉片戰爭詩歌中的“青州兵”與京口副都統海齡》，《破與立》第4期（1978年），頁60—61。

武衛華：《從鴉片戰爭詩歌的新變看中國第一批近代詩人的心態變異》，《齊魯學刊》第2期（1991年），頁20—25。

唐屹軒：《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2016年5月），頁61—108。

張宏生：《常州派詞學理論的現實呼應——鴉片戰爭前後的愛國詞與詞境的新拓展》，《江海學刊》第2期（1995年），頁175—181。

莊國土：《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1995年），頁64—76。

彭剛：《歷史記憶與歷史書寫——史學理論視野下的“記憶的轉向”》，《史學史研究》第2期（2014年），頁1—12。

寧夏江：《鴉片戰爭時期愛國詩潮中經世派的詩歌》，《韶關學院學報》第28卷第5期（2007年5月），頁75—78。

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第3期（2007年），頁46—50。

**Vicissitudes, History and Memories :  
Tang Yifen's *Painting of a Declining  
Country* and the Battle of Zhenjiang  
in the Poetry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Ke Bingf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22nd year of the Daoguang reign (1842),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waged the Battle of Yangzi River, captured Zhenjiang, and reached Jiangning, compelling the Qing court to sign the Treaty of Nanjing, the first unequal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Before the First Opium War, Huang Juezi was known for his strict policy of prohibiting opium. After the war, Huang was impeached for mismanaging the state treasury. He then commissioned renowned painter Tang Yifen to create *Painting of a Declining Country*, a work closely linked to the Battle of Zhenjiang, and Tang also embedded his lamentation over the perished landscape in this work. Treating this painting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and by reference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Battle of Zhenjiang in poetry, this article seeks to investigate how scholars documented the war with paintings and poems that in turn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is piece of hi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t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 event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iew scholars' accolades for patriotic military officers and examine the praise and censure of the contentious figure Hailing. This article also aims to take a glimps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depicting the "Three Mountains of Jingkou" in Ci poetr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i works that emulated the styles of Su Shi and Xin

Qiji to chronicle the rise and fall of Zhenjiang.

**Keywords:** The First Opium War, Zhenjiang, history, memory, Tang Yifen, Huang Juezi